

译草
谭月

小泉八云作品系列

日本神國

[日] 小泉八云 著 曹晔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日	神
本	國

[日]小泉八云 著 曹晔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出品人：周殿富
总策划：崔文辉
策划编辑：张晓辉
责任编辑：杨洋
封面设计：书艺坊·朱赢椿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国日本 / (日) 小泉八云著; 曹晔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8.9

(草月译谭)

ISBN 978-7-80762-823-1

I. 神… II. ①小…②曹… III. 宗教—影响—传统文化—研究—日本 IV. B928.313 G1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3533 号

书 名:	神国日本
著 者:	[日]小泉八云
译 者:	曹 晔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130021)
印 刷: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10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 15-18 栋底商 A222 号(100052)
电 话:	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	ISBN 978-7-80762-823-1
定 价:	25.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发行部负责退换)

序

小泉八云，原名 Lafcadio Hearn，父为爱而兰人，母希腊人，一八五〇年六月二十七日生于希腊，盖系纯粹之西洋人也。后父母离婚，父再婚，乃养于其父之叔母家。学于英国及法国。在校时，游戏不慎，致左目失明。二十岁时，其祖叔母破产，乃渡美为新闻记者，以求独立生活。其间刻苦精励，从事写作，文名渐著。明治二十三年，以哈瓦斯社通讯员名义来日本。初执教于出云松江中学，旋与当地小泉节子结婚，获一子，乃归化为日本人，易姓小泉。不久，由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聘为讲师。卒年五十五岁。著书十数种，其著名者为《心》，《自东方》，《神国日本》，《谈鬼》，《日本杂录》，《骨董》，《日本瞥见录》，《佛陀园拾遗》，《影》等。文笔婉美，为散文之巨擘，

在近代英文文学史上，堪与斯提芬孙，吉卜林等比肩。

厨川白村说：“先生乃以其稀世之名文，将我日本之美介绍与西人之第一人，同时是以其饶有兴趣之讲义，将西欧的思想与文学正当传与日本学生而最获成功之外国教师。立于东西两洋之间，使先生完成其介绍者之天职者，非仅赖其流利明快之笔舌以及赅博之学殖，而实由于先生作为真正世界人之特殊性格。小泉先生非英国人，亦非美国人，当然亦非纯粹之日本人。先生无执迷于国土或国民之任何偏见，而足迹遍世界，到处能发见其美，同情它，而又能充分享受它。他比西洋人更理解西洋，比日本人更理解日本。”

《神国日本》是小泉八云关于日本的最后一部著作。原名《日本，解释的一个尝试》。但书中空白处，有“神国”二字，而武内桂舟所画的封面图，也是巫女之舞，故通常称是书为《神国日本》。

此书可以说是他研究日本的毕业论文。凡关于日本的一切研究，网罗无遗。著者所见的日本是约四十年前的日本。他忧虑欧美的经济侵略，足见其爱日本之深。

此书中最精彩的部分，要算是关于神道的研究罢。神道是日本民族的固有宗教，是爱国的宗教。日本人想像着在眼睛可

见的一切森罗万象的背后，有超自然的神灵，山川湖海风雷以至于井，莫不有神专司其事。日本人是造了日本国土的神们的子孙。这些神是日本人的先祖。日本人认为这些祖先服务，而崇拜祖先，就是他们为子孙者的最高任务。他们认为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祖先之所赐。祖先为他们驱除了毒蛇猛兽，修治了河川沼泽，发明了耕作之道。神道不像其他宗教一样，它不讲地狱极乐。一个人，其肉体一死，就获得超自然之力，超越了时间与空间，而成为看不见的存在。

这些神们随时保护子孙，为子孙谋福，但要他们供给食物，岁时祭祀，礼拜祖先。祭祀一旦疏忽，便会招神之怒，而受其罚。日本古代，祭祀如国家大事，祭祀也可以说就是政治。

除了这固有的神道以外，还有两个外来的思想，大大的影响了日本人的心。即儒教与佛教。儒教是东方的道德思想，而不是宗教。儒教将人伦的根本置于亲与子的关系，以孝为德行之本。人与人的关系必须公正。日本人将这儒教精神采入崇拜祖先的精神里面。

但佛教就不这样简单。西历六世纪中叶渡到日本的佛教，以其雕刻、建筑、绘画、音乐等艺术为背景，打动了日本人的心。其宗派之中，有所谓大乘佛教，可以说是一种哲学的体系，

又有所谓小乘佛教，讲来世的赏罚，地狱极乐之说，这是神道所完全没有的，因此特别吸引了人心。我们现在的幸与不幸，是我们自己在前世行为的结果。我们的生命并不限于现世，而是和永远的过去，永久的未来相连着的。如果想在来世得到幸福，必须在现世积善根。日本人从佛教学会忍受任何灾厄与不幸，因为灾厄不幸都是前世的报应。

但佛教为了把握日本人的心，也不得不与日本祖先的神们的信仰妥协。空海等僧，提倡所谓“本地垂迹”之说，谓印度的诸佛与日本诸神虽有本地与垂迹之差，但究其源则是一个。因此明治初年，未实行分离神佛以前，神社里神官和僧侣同时在一起服务。至今一般家庭都安着神坛和佛坛。

此外基督教在日本所引起的暴动，以及日本的所谓君臣父子之道，本书都有详细的解释。

总之，由“死者的灵支配着活者的行为”的思想发生的日本宗教，以及生活样式，其特异的性格，此书已阐述无遗了。

译者

目 录

001—— 难解

005—— 珍奇与魔力

019—— 古代的祭祀

029—— 家庭的宗教

047—— 日本的家族

067—— 团体的祭祀

089—— 神道的发达

107—— 礼拜与袈裟

125—— 死者的支配

佛教的渡来 ——145

社会组织 ——163

忠义的宗教 ——177

耶稣教徒之祸 ——191

神道的复活 ——225

近代的压迫 ——235

官宪教育 ——257

回想 ——277

追录 ——299

编者后记 ——307

难 解

关于日本的书实在很多，不过其中真有价值的恐怕不出二十本，关于艺术的出版物及性质完全特殊者，固当别论。这个事实，是因为认识以及理解构成日本人表面生活的基础事物，是十分困难的。十分理解其生活的著作——在历史上，社会上，心理上，以至于伦理上，将日本从内部及外部描写的著作——至少今后五十年当中是不会产生的。这个问题既很广泛，而又错综复杂，因此集合许多学者一代的劳力，也不能完全达到这个目的。这问题又是十分困难的问题，因此终身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一定很少。甚至于日本人自己，关于本国历史，即使材料堆积如山，还是没有获得科学的知识，因为获得这种知识的方法，现在还没有。没有树立在近代式的方法上的良好的历

史，这件事情确是许多不利的缺陷之一。其社会学上的研究，可供研究的基础的东西，尚未入西洋研究家的手中。家族及氏族的旧状态，诸阶级分派发达的历史，政治上的法则和宗教上的法则分离的历史，各种禁制与拘束，及其影响于习俗的历史，关于产业发达过程上的统制与合作的历史，伦理及审美的历史——这一切，以及其他事情均明白了。

我这篇论文，若有所贡献于西洋对于日本的知识，只会在一方面是有用的。但这一方面不能说一定不重要。在过去，关于日本的宗教的问题，多半出自宗教的仇敌之手。其中几完全蔑视宗教者也有。宗教既被蔑视，既被误传，则关于日本的真知识是得不到的。关于社会的状态，只要稍微想得到真正的理解，必须十分明了其宗教，皮毛的知识是不够的。甚至于民族的产业上的历史，假使没有一点在其发达的初期支配产业生活的宗教上的传统与习惯的知识，则亦不能理解。再来看艺术的问题。日本的艺术和宗教有密切的关系。因此要研究日本的艺术，必须对于这艺术所反映的信仰有广博的知识。不然，徒浪费时间而已。我这里所谓艺术，并非单指绘图雕刻而言。我所指的是一切种类的装饰与绘图——男孩子的风筝和女孩子的羽子板^①上所绘的画，涂漆的匣子，珐琅质的花瓶——贵族女子

① 按系女孩子拍羽毬子用的板，长约一尺。——译者注

衣带上的花样，以至于工人用手巾上的画——佛教的守护山门的金刚神的姿态，以及买给婴儿玩的纸狗或花棒儿等等。再来说日本的文学。要研究日本的文学，非但要理解日本的信仰，从事研究的学者还要对日本的宗教有所同情，至少要像我们的大古典者们同情于幼里庇底斯，宾达，及塞俄克利塔斯的宗教一样。没有这样的学者来研究，日本文学是得不到正当的估价的。没有一点关于西洋古代及近代宗教的知识，则英、法、德、意的文学，你能够彻底了解到甚么程度呢？我们可以先这样向自己问一问。我并不一定指纯粹的宗教作家，如弥尔顿、但丁等诗人而言。假使一个人对于基督教的信仰或基督教以前的信仰一点知识也没有的话，则莎士比亚的一部戏剧也一定不能够完全理解，这是事实。这就是我要说的话。要想真正精通欧洲某一国的言语，假使没有关于欧洲宗教的知识，也是不可能的。无学者的言语里，也含有许多宗教上的意义。贫民的俚谚，家庭的用语，街头的歌谣，工厂的用语，这些里面含有不知道民众的信仰的人所梦想不到的意义。在日本教了多年英语给那些有着完全不同的信仰，及以完全不同的社会经验为基础之伦理的学生的人，最明白这点。

珍奇与魔力

旅客笔下的日本的第一印象，多半是愉快的。假使有人以为日本不会使他的情绪发生感动，那末这个人一定有甚么缺陷的，或者有甚么刻薄的地方。这个使人的心感动的东西，就是解决问题的线索。这个问题，乃指日本人种及其文化的特质而言。

日本——在晴天无云的春日，在白色日光之下浮现了姿态的日本——我对于这个日本的第一个印象，不用说和普通的人所经验到的具有许多共同点。我特别记忆着那个光景的惊异与喜悦。这个惊异与喜悦是决不会消灭的。留日十四五年前的今日，偶然有机会的时候，这个感情还是时常会流露出来。不过，这种感情发生的理由，是难以知道的，至少不容易想，因为我

对日本还是不能说知道得许多……好久以前，我的一个最好最亲密的日本友人，临死前这样对我说：“再过四五年，你如果觉得日本人实在不能理解，那末那个时候你方才会开始对日本人多少有点理解了。”我确实知道这位友人的预告真实之后，即发见完全不能理解日本人之后，反而觉得我有尝试这篇论文的资格了。

如最初感觉到的那样，日本的事物，其外观上的珍奇，会使人（至少对于某一种人）发生一种特殊的感情。这种不可思议的情绪，只会在我们看见完全陌生的东西时发生的。我们在异样的小路上走着。这路上有许多奇怪的矮人，穿着怪样的衣服和草鞋。乍看是，我们甚至于区别不出他们是男是女。房子的构造和装饰又很特别，和我们过去所经验到的完全两样。店铺里陈列着无数货品，其用途与意义，我们完全不懂，我们只觉得呆然。那些食品，想像不到是从甚么地方来的。那些器具，形状奇怪得像谜一样。那些符牒，不知道是甚么神秘的信仰，我们理解不到。那些假面和玩具，令人想起神们和魔鬼的传说。那些神们自身奇怪的姿态，怪样的耳朵，那幅笑脸。我们在路上走着，一定能看见这些东西。另一方面，我们当然也会看到电柱，打字机，电灯，缝衣机等。我们又会到处在招牌上，帘

子上，以及行人的背上看见奇妙的汉字，这些东西的不可思议，才是那光景的基础。

和这奇异的世界再亲近一点，那最初的光景引起的奇异感觉，也是决不会减少的。这个民族的身体上的行动，你不久也会觉得奇怪的。你将发觉他们的做活方法和西洋的方法正相反对。各种工具的样子既很古怪，用法也十分奇特。铁匠是蹲在铁砧前面举锤敲打的，但是西洋的铁匠要想使用这锤，非经长久练习不可。木匠的刨和锯，样子很特别，用时不向前推，而向后拉。左首总是对的，右首总是不对的。开锁的钥匙，总是要向我们认为错的方向转。巴西法尔·罗威尔说过，日本是倒过来说话倒过来读，倒过来写的。这话是对的。但这不过是“他们日本人倒行的容易懂的例而已”。倒写的习惯，显然有进化论上的理由。日本的书法，当然为了这个理由，正和西洋的书法相反。这种倒行的例子，不胜枚举，其中最显著的是日本的剑术。剑术家是两手执剑击人的，但击时刃并不向自己的方向拉，而从自己这边向前面刺。即不像其他亚洲人那样用楔的道理，而用锯的道理。总之，打击时当我们期待着向自己身边拉的运动时，却有刺的运动……此外还有种种我们所不知道的方法，其不可思议，就日本人的身体讲，我们也觉得日本人像

另一个世界的人一样，跟我们没有甚么缘分。我们甚至于觉得日本人和我们在解剖学上有差异的。其实是不会有甚么差异的。这一切相反的地方，恐非由于他们的经验和阿利安人种的经验完全不同，而是因为进化论上他们的经验比我们的经验年轻的缘故。

不过日本人的经验决不是劣等的。其表现不仅使人惊异，且又使人喜悦。织细的细工的完璧，事物的轻妙的力量与品格，欲以最小的材料收获最大效果的力量，尽量以简单的方法达到机械力的目的的事情，在不规则的东西里面发见美的价值，一切东西的形状的富于趣味，着色或色彩所表现的调和感——这一切事情，不仅有关艺术及趣味，即关于经济及利用厚生，我们不假思索也即刻可以知道西洋有不少从这远方的文化学习的地方，那些可惊的磁器，精致的刺绣，漆器，象牙，青铜的细工等，会将我们的想像力引到完全珍奇的方向。但其所以能感动观者的心，并非由于野蛮蒙昧的空想，不，这些东西在其范围之内，是达到了除艺术家以外谁也能批评的微妙的文化——只有指三千年前的希腊文化为不完全的人认为不完全的文化的产物。

然而在这世界的根底下的奇异，即心理上的奇异，又远较